

世界名著大系

The Gadfly

牛虻

The Gadfly

[英] 艾丽·伏尼契 著

SHI JIE MING ZHU DA XI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大系

第二十八卷

牛 虻

[爱尔兰]伏尼契 著

姚 志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名著大系/张朝晖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2

ISBN 7-204-04505-X

I.世... II.张... III.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世界 IV.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5695 号

世界名著大系

张朝晖 主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00 字数:4800 千

2006 年 2 月第 2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3000 套

ISBN 7-204-04505-X/I·810

定价(38 册):998.00 元

不管我活着
还是我死去
我都是一只牛虻
快乐地飞来飞去

——牛 虻

目 录

第一部

第一章.....	(1)
第二章.....	(8)
第三章.....	(15)
第四章.....	(21)
第五章.....	(29)
第六章.....	(34)
第七章.....	(45)

第二部

第一章.....	(57)
第二章.....	(66)
第三章.....	(76)
第四章.....	(84)
第五章.....	(91)
第六章.....	(98)
第七章.....	(105)
第八章.....	(111)
第九章.....	(124)
第十章.....	(135)
第十一章.....	(143)

第三部

第一章.....	(157)
第二章.....	(168)

世界名著大系

第三章	(177)
第四章	(184)
第五章	(195)
第六章	(200)
第七章	(214)
第八章	(221)
尾 声	(230)

第一部

第一章

在比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亚瑟正浏览着一堆布道手稿。这是六月里的一个炎热的晚上，窗户全都散开，百叶窗却是半掩着的，为的是有些凉意。神学院院长蒙泰尼里神父停下笔来，慈祥地望着埋在手稿里的亚瑟。

“Carino，找不到吗？没关系的，那一节我就重写一遍。可能是被撕掉了，才让你白忙了这么长的时间。”

蒙泰尼里的低沉而浑厚的声音，悦耳的音色，倒给他的话语增添了一种特殊的魅力。一位天生的演说家才会具备这种抑扬顿挫的声音。他在跟亚瑟说话时，语调中总含着一种爱意。

“不，Padre，我一定要找到它。你是放在这里。如果再写一遍，不可能和以前的一模一样。”

蒙泰尼里继续伏案工作。一只昏昏欲睡的金龟子停在窗户外，正在那里无精打采地鸣叫。“草莓！草莓！”从街道那头传来小贩悠长而凄凉的叫卖声。

“《麻风病人的治疗》，就在这里。”亚瑟从房间那边走过来，他那轻盈的步伐总是让他的家人感到恼火。他长得又瘦又小，不像是三十年代的一位英国中产阶级青年，而更像是一幅十六世纪肖像画中的一个意大利人。从小巧的手脚到长长的眉毛、敏感的嘴唇，他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显得过于精致，太弱不禁风了。要是安静地坐在那里不动，别人会误以为他是一个身着男装的女孩，长得楚楚动人。但是在他走动的时候，他那轻盈而又敏捷的体态使人想到是一只驯服的豹子，但是没有了利爪。

“真的找到了吗？亚瑟，没有你，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肯定会老是丢

三落四的。算了，我现在就不写了。到花园去吧，我来帮助你温习功课。看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他们走进修道院的花园，这里很幽静，绿树成荫。神学院所占的遗址曾经是铎米尼克的一座修道院。两百多年以前，这个四四方方的院落曾经被收拾得整整齐齐。笔直的黄杨树之间长着丛丛的、被剪得短短的迷迭香和薰衣草。现在，那些曾经栽种过它们的白袍修士全都入土为安了，没有人再去想起他们。但是幽香的药草仍然在静谧的仲夏夜晚开花吐艳，尽管再也没有人去采集花蕊炮制草药了。石板路的裂缝长满了丛生的野荷兰芹和楼斗菜，院中央的水井已让位给了羊齿叶和纵横交错的景天草。玫瑰花象野生的一般伸出条蔓越过了小径；黄杨树篱闪烁着硕大无比的红莓粟花；高高的毛地黄在杂草的上两低垂下了头；不结果的老葡萄无人照看，藤条从一棵已为人们遗忘的枸杞树枝上垂挂下来，摇晃着叶茂的枝头，慢悠悠的，却不停下来，带着一种哀怨似的。

一棵夏季开花的木兰树挺立在院落的一角，高大的树干好像是一座由茂密的树叶堆成的巨塔，四下探出乳白色的花朵。蒙泰尼坐在一只做工粗糙的、挨着树干的木凳上。亚瑟在大学里主修哲学，因为他在书本上遇到了一道难题，所以就来找他的“Padre”解惑答疑。他并不是神学院的学生，但是般泰尼里对他来说却真是一本百科全书。

“这会儿我该走了。”等那一个章节讲解完后，亚瑟说道，“要是没有别的事情，我就走了。”

“我不想接着去工作，但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希望你能再待上一会儿。”

“那么好！”他靠在树干上，抬头透过影影绰绰的树叶，遥望寂静的天空里第一批已经在那里闪烁的暗淡的星星。一双深蓝色的眼睛长在黑色的睫毛下面，梦幻似的神秘。这双眼睛遗传自他那位出生于康沃尔郡的母亲。蒙泰尼里转过头去，以避免看见那双眼睛。

“你看上去很累，Carino。”蒙泰尼里说道。

“没办法。”Padre立即注意到亚瑟的声音带着丝丝倦意。

“你不应该这么早就上大学，那会儿照料病人整夜都睡不了觉，身体全给拖垮了。你在离开里窝那之前，你应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不，Padre，那有什么用呢？母亲去世之后，那个鬼家我就待不下去

了。朱丽亚会把我逼疯的！”

朱丽亚是他同父异母兄长的妻子，对他来说她确实是一根毒刺。

“我不应该让你和家人住在一起，”蒙泰尼里轻声地说道，“我明白那样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我希望你能接受那位做医生的英国朋友的邀请，假使你在他家住上一个月，回头再去上学，你的身体会好很多。”

“不，Padre，我不该那样做啊！华伦一家人都很好，和气得很，但是他们就是不明白。而且他们还觉得我可怜，我从他们的脸上会看出来。他们会设法安慰我，谈起母亲。琼玛当然不会那样，她总是知道那些话不该说，甚至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她就如此。但是其他的人会说的。还有——”

“还有什么呢，我的孩子？”

亚瑟从一很低垂的毛地黄枝条上捋下了几朵花来，神经质地用手将它们揉碎。

“我在这个小镇实在是呆不下去了。”他在片刻之后说道。

“那里的几家店铺，在我小时她常去给我买玩具；沿河的道路，她在病重之前我常扶她去散步。不管我走到哪里，总是让我触景生情。每一位卖花的姑娘都会手捧鲜花向我走过来——好像我现在还需要它们似的！还有教堂——我必须离开那里，离开那个令我伤心不已的地方——”

他打住了话头，坐下来把毛地黄撕成碎片。悠长而又深沉的寂静，以至于他抬起头来，纳闷神父为什么不说话。木兰树下，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一切全都显得若隐若现。但是还有一丝余光，在这丝余光中蒙泰尼里脸色煞白，特别吓人的。他正低着头，右手紧紧地抓住木凳的边角。亚瑟转过头去，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敬畏之情，惊愕不已。他好像是在无意之间踏上了圣地。

“我的天啊！”他想，“在他身边，我显得如此渺小，多么自私！即使是他遇到了我这样的不幸，他也不可能感到更加伤感。”

蒙泰尼里随即抬起头来，朝四下看了看。

“我不会强迫你回到那里去，现在无论怎样我都不会那么做，”他满含深情地说道，“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条，今年放暑假时好好地休息一下。在我看来你顶好还是远离里窝那地区，我可不能眼看着你的身你垮下去。”

“Padre，您在神学院放假时会到哪儿去？”

“我会带着学生进山，就像以往那样，照看他们在那里安顿下来。但是

到了八月中旬，副院长休完假后就会回来。那时我就会去阿尔卑斯山散散心。你跟我去，我吗，我可以领你到山里作长途旅行，而且你会愿意研究一下阿尔卑斯山的苔藓和地衣。但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身边，你会觉得十分乏味吗？”

“Padre!”亚瑟拍起手来，朱丽亚说这种动作流露出“典型的外国派头”。“能和您去，叫我干什么我都愿意。只是——我不知道——”他打住了他的话头。

“在你看来，伯顿先生会不同意吗？”

“他当然不会乐意的，但是他也不好对我横加干涉了。我而今都已十八岁了，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话又说回来，他只是我的同父异母兄长，我看不出我应该对他俯首帖耳。他对母亲总是不好。”

“但是他如果当真反对，我看你最好还是不要违背他的意愿。否则，你会发现家里的处境会更难——”

“一点也不会更难!”亚瑟满脸怒色，愤怒地打断了他的话。“他们总是恨我，过去恨我，将来还会恨我——这与我做什么没有关系。另外，我是同您、同我的忏悔神父一道外出，杰姆斯还怎么能当真反对呢？”

“可是你要记住，他还是一位新教徒。你还是给他写封信吧，我们不妨等一等，看他怎么说。但是你也不要操之过急，我的孩子。不管人家是爱你还是恨你，都要检查你自己的所作所为。”

他委婉地道出责备的话来，一点也不会让亚瑟听了脸红。“是的，我知道的。”他答道，并且叹息了一声。“可这也实在太难了——”

“星期二晚上你没能过来，我感到很遗憾。”蒙泰尼里说道，突然之间换了一个话题，“阿雷佐主教到这儿来了，我是想叫你见见他。”

“我答应了一个同学，要参加他的集会。当时他们在那儿等著我。”

“什么会议？”

听到了这个问题，亚瑟似乎有些窘迫。“它、它不、不是一次正、正常的会议，”他说道，因为紧张而有点口吃。“从热那亚来了一个学生，他给我们作了一次发言，也算是、是——讲演吧。”

“他还讲了一些什么？”

亚瑟有些犹豫。“Padre，您不要问他的名字，行吗？因为我答应过——”

“我不会问你什么，并且如果你已经答应过保密，你当然绝对不能告诉我。但是到了现在，我想你该信任我了吧。”

“Padre，我当然信任你。他讲到了——我们，以及我们对人民的责任——此外，对我们自己的责任，还讲到了——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以便帮助——”

“帮助哪个？”

“帮助农民——和——”

“和什么？”

“意大利。”

接着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告诉我，亚瑟，”蒙泰尼里转身看着他，语调很庄重。“这事你考虑了多长时间？”

“自从——上年冬天。”

“是在你母亲去世之前？这件事她知道吗？”

“不、不知道。我、我那时对这并不关心。”

“那么如今你——关心这事吗？”

亚瑟又揪下了一大把毛地黄花冠。

“是这样的，神父，”他开口说道，眼睛盯着地上。“在我入学考试的准备期间，我结识了许多学生。你还记得吗？呃，有些学生开始对我谈论——所有这类事情，并且借书给我看。但是我对这事漠不关心。当时我只想早点回家去看母亲。你知道，那房子地牢一般，和他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她十分孤单。朱丽亚那张嘴会把她给气死。后来到了冬天，她病得非常厉害，我完全忘记了那些学生和他们的书。后来，你知道的，我就根本不到比萨来了。如果我想到了这事，我当时肯定会跟母亲说的。可是我就是没有想起来。后来我发现她要死了——你知道的，我几乎是一直陪着她，直到她死去。我常常整夜不睡，琼玛·华伦白天会来换我睡觉。呃，就是在那些漫漫长夜里，我这才想起了那些书来，以及那些学生所说的话——而且思考他们说的对不对，以及我们的主对这事会如何说。”

“你问过他吗？”蒙泰尼里的声音也并不十分平静。

“问过，Padre。偶尔我向他祈祷，求他告诉那些事，我该做，或者求他让我同母亲一起死去。可是我得不到任何的答复。”

“你一个字也没有跟我提过。亚瑟，我希望当时你会信任我。”

“Padre，您知道我信任您！可是有些事情您不能随便说。我——在我看来，那时没人能够帮我——甚至连您和母亲都帮不上我。我的答案就在上帝那里，我必须亲自得到它。您也知道的，这关系到我的一生以及我整个的灵魂。”

蒙泰尼里转过身去，凝视着枝繁叶茂的木兰树。在暗淡的暮色里面，他的身形变得模糊起来，就如是一个潜伏在颜色更暗的树枝之间的鬼魂。

“后来呢？”他慢声细语地问道。

“后来——她就死了。您也知道的，最后的三天晚上我一直陪着她——”

他说不下去了，停顿了片刻，只是蒙泰尼里一动也不动地静坐着。

“在他们把她安葬之前的两天里，”亚瑟继续说道，声音放得更低，“我什么事情也不能想。后来，我在葬礼之后就病倒了。你还记得吧，我都不能来做忏悔。”

“是的，我也记得。”

“呃，那天深夜我起身走进母亲的房间。里面空荡荡的，只剩下神龛里那个巨大的十字架还在那里。我心想也许上帝会给予我帮助。我跪了下来，等着——等了一个夜晚。到了早晨，我醒悟了过来——Padre，没有用的。我解释不清。我看见了什么，我无法告诉你——我自己一点儿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上帝已经回答了我，而且我也不敢违抗他的意愿。”

他们默不做声，在黑暗之中坐了一阵。蒙泰尼里随后转过身来，把手放在亚瑟的肩上。

“我的孩子，”他说，“上帝不许我说他没有跟你讲过话。但是记住在发生这件事的时候你的处境，不要把悲痛或者患病所产生的幻想当作是他向你发出了庄严的感召。假使他的确是通过死亡的阴影对你作出了答复，那么他的意思你千万不能曲解。你的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亚瑟站起身来。一字一顿地作了回答，似乎是在背诵一段教义问答。

“献身于意大利，帮着把她从奴役和苦难中解救出来，而且驱逐奥地利人，使她成为一个共和国，没有国王，而只有基督。”

“亚瑟，你真不会说话！你甚至还不是意大利人啊。”

“这没有什么区别，我只是我自己。上帝的启示，我既然已经得到了，

那我就为她而献身。”

又是一阵沉寂。

“刚才你讲的就是基督要说的话——”蒙泰尼里慢条斯理地说道，可是亚瑟打断了他的话。

“基督说：‘凡为我而献身的人都会获得新生。’”

蒙泰尼里用一只胳膊撑着一根树枝，另一只手遮住了双眼。

“坐一会儿，我的孩子，”他最后说道。

亚瑟坐了下来，Padre紧紧地握住了他的双手。

“今晚上我不能跟你展开辩论，”他说，“太突然了，这件事对我来说——我没有想过——我必须安排时间仔细考虑一下。然后我们再确切地谈谈。可是现在，我要你记住一件事。如果你在这件事上遇到了麻烦，假设你——死了，我会心碎的。”

“Padre——”

“不，让我把话说完。有一次我告诉过你，在这个世上除了你之外我没有一个人。这话的意思，我认为你还没完全理解。人在年轻的时候很难理解这话的意思。假如我像你这么大，我也理解不了。亚瑟，你就像我的——就像我的——我亲生的儿子。你明白吗？你是我眼里的光明，你是我心中的希望。为了不让你走错一步路，毁了你的一生，我情愿去死。可是我无能为力。我不要求你对我作出什么承诺。我仅恳求你记住这一点，而且事事小心。在你毅然决然她走出这一步时好好想一想，如果你不替你那在天堂的母亲想想，那也为了我想一想。”

“我会的——而且——神父，为我祈祷吧，也为意大利祈祷吧。”

他默默地跪了下来，蒙泰尼里默默地把手放在他那垂下的头上。过了不久，亚瑟抬起头来，亲吻了一下那只手，然后踏着沾满露水的草地轻轻地离去。蒙泰尼里单独坐在木兰树下，直愣愣地看着眼前的黑暗。

“上帝已经降罪于我了，”他想，“就如降罪于大卫一样。我已经玷污了他的圣所，并用肮脏的手亵渎了圣体——他对我一直都很有耐心，现在终于降罪于我。‘你在暗中干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而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因而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

第 二 章

詹姆斯·伯顿先生可一点儿都不乐意同父异母的弟弟打算和蒙泰尼里去“漫游瑞士”。但是断然拒绝随同一位神学教授去旅行，增长对植物的认识，亚瑟会觉得没有道理，太专横了。他没有回绝这件事的理由。亚瑟会立即把这归结于宗教偏见或者种族偏见，可伯顿一家素以开明和忍让而自豪。早在一个世纪之前，自从伯顿父子轮船公司在伦敦和里窝那建立以来，整个家族都是坚定不移的新教徒和保守派人物。可是他们认为甚至在和天主教徒打交道时，英国绅士也必须秉承公正的态度。因而当这家的主人发现繆夫的生活乏味时，他就娶了教导自己小孩的那位家庭女教师，一位美貌的天主教徒。杰姆斯和托马斯兄弟俩，即使对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的继母很反感，可还是含怒不语，顺从了天意。自从父亲死了以后，老大的婚姻使得原本就已难处的局面愈加复杂。可是只要格拉迪丝活着，弟兄俩都还尽量保护她，不让她受到朱丽亚那张毫不留情的嘴巴伤害，并且按照他们所理解的方式照顾亚瑟。他们甚至都装出不喜欢这位少年的样子，他们的慷慨主要表现在拿出大笔的零花钱，并且一切都听他自便。

因此在给亚瑟回信时，他们送了一张支票让他支付花销，并且不冷不热地同意他在假期里愿做什么就做什么。亚瑟把剩下的钱一半用来购买植物学方面的书籍和标本夹，之后随同 Padre 动身，头次去游历阿尔卑斯山。

蒙泰尼里心情愉快，亚瑟已很长一段时问没看到他这样了。那次在花园里谈过话，他头一次感到震惊不已，现在他的心境已平静了下来，而且更加坦然地看待那件事情。亚瑟还很年轻，没有任何经验；他的决定不大可能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当然还有时间把他争取回来，可以晓之以理，使他离开那条危险的道路，那条路他还算没踏上。

他们原来打算在日内瓦待上几天，可是一看到白得刺眼的街道和尘土飞扬、游客如云的湖滨大道时，亚瑟就稍稍皱起了眉头。蒙泰尼里饶有兴趣地望着他。

“Carino，难道你不喜欢吗？”

“我说不上来。这与我所想的差距很远。是的，这湖很美，我喜欢那些山的形状。”他们正站在卢梭岛上，他指着萨瓦那边绵延不绝、形如刀削的群山。“可是那个市镇看上去那么拘谨，那么整齐，不知怎的——那么富有新教的气息。它有一种自满的氛围。不，我不喜欢此地，它让我想到了朱丽亚。”

蒙泰尼里哈哈大笑。“可怜的孩子，真是不幸之极！嗨，我们来这里可是为了自娱自乐，所以没有理由停下来。假如我们今天在湖中划船，明天早晨进山，你看呢？”

“只是，Padre，您想在这儿生活吗？”

“我亲爱的孩子，所有这些地方我都看过十几次了。我来度假是为了使你高兴。你愿意到哪里去呢？”

“如果您真的不在乎的话，我可想溯河而上，探寻它的发源地。”

“是罗纳河吗？”

“不，是奥尔韦河。水流得好快啊。”

“如此我们就到夏蒙尼去吧。”

下午他们坐在一只小帆船里随波荡漾。美丽的湖泊给亚瑟留下的深刻印象，远没有灰暗浑浊的奥尔韦河给他留下的印象深。因为在地中海边上长大的他，已经看惯了碧波涟漪。不过他渴望见识一下湍急的河流，因此急流而下的冰河使他感到无比的喜悦。“真是势不可挡啊。”他说。

第二天早晨，他们很早就出发前往夏蒙尼。乘车经过肥沃的山谷田野之时，亚瑟兴致很高。但是当上了克鲁西附近的盘山道路，周围是陡峭的大山时，他变得很严肃，一句话也不说。他们从圣马丁徒步走向山谷，投宿在道旁的牧人小屋或小村里，之后再次信步前行。亚瑟对自然景致的影响特别敏感，经过第一道瀑布时他流露出一种狂喜，那副模样看了真使人高兴。但是当走近雪峰时，他那股欣喜若狂的劲儿转而变得如痴如醉。这情景蒙泰尼里以前没有看见过。好象他与大山之间存在某种神秘的联系。他会一动也不动，躺在幽暗、隐秘、松涛呼啸的森林里，透过笔直而又高大的树干，望着那个阳光明媚的世界，那里有有闪烁的雪峰和荒芜的悬崖。蒙泰尼里带着一种伤感的嫉妒之情往视着他。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看到了什么，Carino。”有一天他这样说道。他从书上抬起头来，看见亚瑟舒展身体躺在苔藓上，姿势还是与一个小时前一样，

瞪着一双眼睛，出神地望着光彩夺目的蓝天白云。他们离开了大路，到达迪奥萨兹瀑布附近一个宁静的村子里投宿。在无云的天空中，太阳低垂着，此时已经挂在长满松树的山冈上，等着阿尔卑斯山的晚霞映红勃朗山大大小小的山峰。亚瑟抬起头来，眼里充满着惊叹和好奇。

“Padre，您是问我看到了什么吗？我看到有个巨大的白色之物在蓝天里，没有起始，同时也没有终结。我看到它经历年地等在那里，等待着圣灵的到来。我这是通过一个玻璃状物模模糊糊地看到它的。”

“唉！”，蒙泰尼里只好叹息了一声。

“以前我也没看到这些东西。”

“您从来都看不到它们了吗？”

“从来也没有看到过。它们，我再也不会看到了。它们就在那里，达我知道。但是我没有能够看到它们的慧眼。我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您看到了什么？”

“亲爱的，你是说我吗？我看到蔚蓝的天空，白雪皑皑的山峰——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東西。不过在这下面，景物就不一样了。”

他指着下面的山谷。亚瑟跪了下来，俯身探过陡峭的悬崖。极其高大的松树，在夜色渐浓的傍晚显得凝重，就像哨兵一样耸立在小河的两岸。红红的太阳宛如一块燃烧的煤，不久就落到刀削斧劈的群山后面，所有的生命和光明全都远离了大自然的表层世界。随后就有某种黑暗和可怕的东西来到了山谷——气势汹汹，张牙舞爪，全副武装，带着奇形怪状的武器。西边的群山光秃秃的，悬崖峭壁就如怪兽的牙齿，伺机抓住一个可怜的家伙，并且把他拖进山谷深处。那里漆黑一片，森林发出低声的吼叫。松树是一排排的刀刃，轻声地说道：“摔到我们这儿来吧！”在凝重的夜色之中，山泉奔腾呼啸着，绝望满腔，疯狂地拍打着岩石建起的牢房。

“Padre！”亚瑟颤抖着站了起来，抽身离开了那悬崖。“它就像是地狱！”

“不，我的孩子。”蒙泰尼里缓缓地说道，“它只不过是一个人的灵魂。”

“就是那些坐在黑暗和死亡的阴影之中的灵魂？”

“正是那些每天在街上经过你身边的灵魂。”

亚瑟俯望那些阴影，浑身抖个不停。一层悬挂在松树之间的暗淡的白雾，无力地抓着汹涌澎湃的山泉，就如一个可怜的幽灵，无法给予任何的安慰。

“瞧！”亚瑟突然说道。“一道光亮让在黑暗中的人们看到了。”

东边的雪峰在夕阳的反射下被映得通亮。在那道红光从山顶上消失之后，蒙泰尼里转过身来，缓缓地拍了一下亚瑟的肩膀。

“回去吧，亲爱的。天已暗下来了。如果我们再待在这里，我们就得在暗中走路，而且会迷失方向的。”

“就如一具僵尸。”亚瑟说道。他转过身来，不再去看在暮色之中闪耀的偌大山峰那副狰狞的面目。

他们穿过那黑漆漆的树林走向投宿的牧人小屋。

亚瑟正坐在屋里的餐桌边等着。当蒙泰尼里走进来之时，他看见这个小伙子已从阴暗的幻梦中摆脱了出来，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

“噢，Padre，快来看看这只滑稽的小狗！它会踮起后腿跳舞呢。”

他忘情地望着小狗，并且道它表演，就像他沉湎于落日的余辉之中一般。这家女主人的脸红扑扑的，腰里系着围巾，粗壮的路膊又在腰间。她站在一旁，笑嘻嘻地望着他扯着小狗玩耍。“如果他老是这样，别人会说他无忧无虑。”她以方言对她女儿说道，“这小伙子长得真帅！”

亚瑟脸红了起来，就如一个上学的女孩子。那个女人这才知道他听懂了她的话，看着他发窘的样子她赶紧走开。吃晚饭的时候，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谈论短途旅行、登山和采集植物标本的计划。他的情绪和胃口显然没有被梦吃般的幻想所妨碍。

蒙泰尼里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亚瑟已经不见了。天亮以前，他就去了山上的牧场，“帮着嘉斯帕赶羊”。

没过很久早饭就摆到了桌上。可在这时他一溜小跑奔进屋里，肩上扛着一个三岁大的农村女孩，头上没戴帽子，手里拿着一大把野花。

蒙泰尼里笑容满面地抬起头来。亚瑟在比萨和里窝那时不喜言笑，现在这副模样与那时判若两人，真是有意思。

“你这个疯疯癫癫的家伙，你野到哪儿去了？满山遍野地乱跑，连早饭都不想吃了？”

“噢，Padre，太有意思了！日出之时，群山真是蔚为壮观。只是露水太重了！您瞅瞅！”

他抬起了一只靴子，沾满了泥巴，上面湿漉漉的。

“我们带了一些面包和奶酪，又在牧场弄了一些牛奶。噢，那才真叫棒